

## 第一章 落難公主

山野小徑，梅雨霏霏，傅青雲踩著潮濕的泥土，步履急促的走著。

他的背上趴著一個十五歲的姑娘，雙眼緊閉，面色緋紅，顯然病得不輕，他甚至能透過衣衫感受到她身上不正常的體熱。

這祖宗身嬌體貴，若是再不看大夫，怕是要一命嗚呼。

看向不遠處稀稀落落的農戶，傅青雲遲疑了下，最終走了過去。

他敲開一農戶家的門，聲音懇切的問：「大娘，我妹妹生病了，可以借住一晚，讓我們休息一下嗎？」

開門的農婦見他長得魁梧高大，一開始有些防備，後來見他說話有禮，背上的小姑娘又確實病得不輕，最終遲疑著點了點頭。

她一邊引著傅青雲往裡屋走，一邊說：「山野之地，屋舍簡陋，客人別嫌棄就好。」

他忙說：「大娘客氣了，能收留我們，在下已是感激不盡。」

到了房間後，傅青雲小心的將月瑤放在床上，隨後拿出一塊碎銀遞給農婦，請她幫忙找個大夫。

可這種人煙稀少的偏僻之地哪有什麼大夫，只有鄰村的婆婆略懂些醫術，被請了過來。

那婆婆過來看了看小姑娘的症狀，說是風寒所致，之後在附近山頭找了幾味藥草，讓傅青雲熬了餵給病人喝。

看著被婆婆隨手扔在地上的一堆野草，傅青雲覺得十分不可靠，可事到如今也沒有其他辦法，只能死馬當作活馬醫了。

所幸喝完藥沒多久，月瑤發了一身汗，身上的溫度慢慢降了下來。

傅青雲鬆了口氣，又拿出一塊碎銀給農婦，請她幫忙給小姑娘擦洗一下，再換身乾淨的衣服。

農婦很淳樸，拒絕了傅青雲的銀子，幫月瑤換好衣服後，又熬了碗白粥送了過來。此時已是月落西沉，傅青雲端著白粥走近床邊，見一直閉著眼睛的小姑娘睫毛輕顫，上面掛著些許淚痕，便直接開口說：「醒來的話，起來把粥喝了。」

月瑤一動不動，只是原本潮濕的眼角突然溢出兩行淚，無聲無息的滑落枕間。

傅青雲一頓，心便軟了下來，緩和了聲音認命的說：「妳要是不起來，那就只能我餵妳了。」

說完見她還是沒反應，便果斷的舀起一勺粥，放在唇邊吹了吹，遞了過去。

月瑤緊抵著唇，倔強的不張口。

傅青雲便又無奈的說：「再不聽話，我就只能強灌了，那滋味可不好受。」

小姑娘長長的睫毛又顫了顫，似乎想要睜開，可猶豫之下，還是咬了咬牙繼續裝鹹魚。

傅青雲見狀直接放下粥碗，然後一手捏著她的雙頰，一手將勺子裡的粥往她嘴裡倒。

原本一動不動的月瑤立刻掙扎起來，嘴裡憤怒叱喝，「大膽傅青雲……你、你敢以下犯上……」正說著，嘴巴突然被捂住。

傅青雲警告的說：「聲音小點，讓人聽見了，將妳送去領賞，我可救不了妳。」月瑤身子一顫，突然不再鬧騰，只是眼淚撲簌簌的往下流。滾熱的淚水滴落在傅青雲的手背上，引得他又是一陣心軟，放開她，聲音乾巴巴的安慰，「別哭了。」

小姑娘卻「哼」了一聲，不領情的背過身去，看也不看他。

傅青雲歎氣，勸道：「先把粥喝了。」

月瑤不理他，抱著膝蓋縮在床頭，自顧自的哭得傷心，這一路上都是這樣。

傅青雲能理解她一夜之間突逢巨變卻又無能為力的悲憤。

國破家亡，父母兄姊死的死、囚的囚、逃亡的逃亡，本是高高在上的公主，如今卻淪為通緝犯，每天黑灰抹面，粗布裹體，吃不好、睡不好，還要日日夜夜的擔驚受怕。

可總是哭，總是不吃飯，又不能改變現狀，到最後生了病，受苦受累的還是他。而這一個多月來，這祖宗的身體就沒有好過，他真擔心一直的這樣下去，她這條小命要保不住。

他沉了臉，故作嚴肅的威脅，「不要考驗我的耐心，妳要是再不好好吃飯，我會拿繩子綁了妳，然後直接灌到妳的嘴裡，我說到做到。」

月瑤一聽這話頓時大怒，柳眉倒豎的叱喝，「你敢！」

傅青雲什麼話也不說，轉身出了房間，等再進來，手裡多了根手指粗的麻繩。他往床前一站，故意用力的扯了扯繩子，以顯示它的柔韌度很強，而後冷冷逼問，「最後一遍問妳，吃不吃飯？」

月瑤氣得一張臉都變青了，憤怒的說：「你有本事就綁了我！綁了我我也不吃！」被她這麼一激，傅青雲的倔勁也上來了，心說：一個小丫頭片子，我還治不了妳了？

他不由分說的上前，將月瑤面朝下的按在床上，兩隻手背在後面捆好，又在她的腰身繞了一圈繩子，將人綁在床柱上以防止她掙扎亂竄。

月瑤沒想到他竟然真的敢綁她，氣得又哭又罵。

傅青雲不理會，把人綁結實後，捧了粥碗過來，冷面質問，「再問妳一次，要不要好好吃飯？不然我真的要動手灌了。」

月瑤目光噴火的瞪他，恨恨說：「要是我父皇在，他會將你大卸八塊，凌遲處死。」

傅青雲好心提醒，「不要活在過去了，妳早就不是公主，要不是我，都不知道死多少回了。」

月瑤頓覺屈辱，大怒說：「誰要你管我了？我死了也不關你的事。」

傅青雲彷彿故意跟她作對，賤賤的說：「可蓮妃娘娘給我磕了三個響頭，哭著喊著求我保護妳。沒辦法，妳這輩子我都管定了。」

月瑤氣得又是一陣大哭。

看她這樣子是不可能好好吃飯了，傅青雲只得捏了她嘴巴，一勺一勺的往她嘴裡塞。

一開始月瑤很抗拒，叛逆的想把嘴裡的粥給吐出來，可傅青雲防著她，剛餵完就

立刻捂住她的嘴，憋得她呼吸不暢，差一點活活悶死。  
沒有辦法，她只能妥協，屈辱的一邊流淚，一邊任由傅青雲將一碗粥餵了個精光。  
看著空了的粥碗，傅青雲鬆了口氣，俯身幫她把繩子解了。  
誰知剛解開繩結，肩膀忽然一陣劇痛，是月瑤憤怒的狠狠咬了他一口。  
傅青雲推開她，生氣質問，「妳幹什麼？」  
月瑤紅著眼說：「你活該，誰讓你欺負我。」說著又委屈的流眼淚。  
看著她這副模樣，傅青雲真是氣不得又罵不得，只氣結的嘀咕了句「真是好心沒好報」，說完鬱悶地掉頭就走。

經過強制餵飯這件事後，月瑤吃飯倒是老實了很多，不管多麼沒胃口，都會強忍著吃上一些，怕傅青雲再用上次的方法對付她。  
為了給她補身體，傅青雲每天上山打野味，燉湯給她喝。  
這樣過了一段時間，月瑤的病終於痊癒了。  
傅青雲見這地方偏僻，幾乎與世隔絕，便又多停留了幾個月。  
經過這幾個月的休養，月瑤漸漸接受了國破家亡的事實，性情慢慢變得沉靜，不再無理取鬧地總是和傅青雲作對。  
其實她心裡很明白，當初要不是傅青雲在危急時刻將她從狗洞拖出，她早就在宮變的那一天就死了。  
出宮之後，跟她一同逃出來的幾個心腹宮人，有一個偷了她的錢財，逃得無影無蹤；一個為了高額懸賞，偷偷去官府舉報她的行蹤；剩下的害怕被連累，最後也都各奔東西了。  
只有從前素不相識的傅青雲從始至終不離不棄的護著她，帶著她一次又一次的躲過各種危險。  
只是那個時候她覺得自己苟延殘喘，生不如死，偏激地認為要不是傅青雲，她死了反而解脫。  
她的所有暴躁、抑鬱都只能對著傅青雲發洩，才會抱持那種態度。

初秋的時候，天氣涼了下來，傅青雲估摸著外頭搜捕月瑤的風聲已經沒那麼緊了，便對她說：「我十四歲進軍營，已經有九年沒回家，也不知家裡什麼情況，所以想回家看看，要是父母還建在，我打算留在家裡侍奉他們終老。」  
月瑤一愣，隨即慌了，她還以為傅青雲要在這荒山裡陪她躲一輩子呢，沒想到有一天他也要走。  
她有些急的問：「你走了，我怎麼辦？」  
傅青雲看了她一眼，莫名有些緊張，說：「妳要是願意就跟我一塊回去，只要我有口吃的，總不會餓著妳。要是不願意……就繼續留在阿翠嬸家，阿翠嬸很淳樸，她會好好照顧妳的。這個地方很安全，妳小心些，不會有人找到。」  
月瑤立刻搖頭，不安的說：「我不要！」接著又質問，「你難道忘了，你答應過我

母妃要保護我一輩子？怎麼，現在想違背諾言，拋下我一個人遠走高飛？」  
傅青雲聽了這話，內心鬆了口氣，笑著說：「怎麼會？只是回老家路途遙遠，我怕妳吃不了苦，不願意。」  
月瑤瞟了他一眼，「我都吃過那麼多苦了，還有什麼可怕的？而且我是不會讓母妃白磕三個響頭的。」

傅青雲說走就走，去集市買了馬車，準備了乾糧和行李，隔天便和月瑤上路了。因為山路蜿蜒，馬車進村不便，暫且寄放在鎮上，傅青雲只先牽了馬回村子，馱了月瑤和行李，一路慢悠悠的往前走。

月瑤嬌氣，馬背坐久了覺得顛，要時不時的下馬走一走，偏偏又走不快。這樣磨磨蹭蹭，一直到天黑才到鎮上。

兩人找了家客店休息一晚，天明後，傅青雲便取了馬車套在馬上，駕車載著月瑤趕路。

為避免麻煩，兩人儘量挑偏僻的道路走，可吃飯住店還是難免遇見人。

一開始月瑤很緊張，怕被人認出，可她發現自己戴了帷帽，臉上又抹了使皮膚發黃的藥汁，根本沒人注意，於是膽子漸漸大了起來。

有的時候在馬車裡坐坐無聊，她會從裡面出來，和傅青雲並肩坐於車前，掀開帷帽吹吹風，曬曬太陽，看看沿途的風景。

每當這時，她的心情就會覺得放鬆。

這半年來國破家亡，她的生活陷入黑暗，整個人變得暴躁、抑鬱、沒有安全感，像現在這麼平和還是第一次。

馬車行了六七日後，傅青雲發現一個問題——盤纏越來越少了。

當日宮變，蓮妃倉促的準備了一個包裹，裝的都是便於花銷的銀票和金銀，但後來被奴僕盜去大半。

這半年來，雖然傅青雲靠打獵掙了一點微薄銀兩，但他為人大方，為感謝阿翠嬸的收留，時常買些農具、布匹、糧食之類的東西送給她。

而月瑤錦衣玉食慣了，受不了山間清苦，每次傅青雲去集市總要給她買些糕點、水果、蜜餞之類的零嘴，平時的穿衣用度也都是挑好的。

之後為了趕路方便，又花去百十兩銀子買車馬，一路上吃飯住店也是開銷。

傅青雲不愛算帳，自覺這些錢不能省，所以花的時候從不多想，直到這晚付完房錢才驚覺身上只剩幾角碎銀和一些銅板了。

此去安源縣老家起碼還有一個月的行程，再怎麼省吃儉用也是不夠，尤其身邊還跟了個吃不了苦的嬌貴公主。

這一晚，傅青雲輾轉反側睡不著，為銀子發起了愁。

偏偏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
第二天傍晚，兩人路過一個叫旋風寨的地方時竟然遇見了山匪。

幾個壯碩大漢手拿大刀站在路中央，攔住了他們的去路。

月瑤第一次遇見這種狀況，嚇得白了臉。

傅青雲是戰場上廝殺過的人，心裡並不懼。

他對月瑤安撫說：「別怕，在裡面別出來。」而後下了馬車走上前，對眾山匪抱了抱拳，不卑不亢的說：「在下傅阿三，和妹妹途經此地，還請各位大哥行個方便。」

為首的山匪兇神惡煞的說：「要走可以，把你們的錢財通通留下！」

傅青雲道：「多謝多謝。」說著解下錢袋扔了過去。

山匪接住，打開錢袋一看，都是些銅板和碎銀，頓時大怒，「你當我們兄弟是要飯的？這麼點錢就想打發我們，不給點顏色瞧瞧，你當我們是吃素的。兄弟們，上！」

眼看暴怒的山匪們就要衝上來，傅青雲再次開口，「各位當家的聽我說。」

山匪們頓住，囂張的問：「你還有什麼遺言？」

傅青雲也不生氣，依然不卑不亢的說：「在下家逢巨變，此去投奔親戚，一路上盤纏用去大半，確實沒有錢了，只有這輛馬車稍微貴重些。當家們不介意的話，這輛馬車，包括車裡的行李，都可以拿走。」

幾個山匪見他這麼上道，倒也沒為難，揮揮手說：「那還不快滾。」

傅青雲面色不變，又抱了抱拳，說了句，「多謝各位。」說完掀開轎簾，將月瑤攙了出來。

月瑤被嚇得腿肚子都在打顫，不安的問：「沒有錢和馬車，我們怎麼趕路？」

傅青雲小聲安撫，「錢財乃身外物，人沒事才是最重要的。」

月瑤點點頭，便和他相互扶持著準備離開。

誰知那幾個山匪一見月瑤身姿窈窕，聲音婉轉，突然起了異心。

「等一等。」其中一個山匪喝道。

傅青雲雖然扶著月瑤，餘光卻一直注意著那些山匪的動靜，發現他們一直盯著月瑤看，整個人便警惕了起來。

卻聽另一個山匪命令道：「把帷帽掀開來！」

月瑤頓時一驚，害怕地躲到傅青雲身後。

傅青雲則是沉了臉，冷冷說：「各位當家可是答應了要放我們走的，這是要食言嗎？」

一個山匪皮笑肉不笑的說：「只是看看，你緊張什麼？」

傅青雲眸光一厲，掃向眾人，「如果我拒絕呢？」

幾個山匪一愣，沒想到之前那麼怕事他這會兒卻像換了一個人。

瞧他身形高大，肩骨有力，像是練過的，山匪們微微有些忌憚。

可又一想，就算他會點武藝，也只有一個人，所謂雙拳難敵四手，他們這麼多人，還能怕了他？

為首的山匪冷哼一聲，斥道：「小子，別敬酒不吃吃罰酒！」

傅青雲眸光更加冷冽，冷冷道：「敬酒不吃吃罰酒的是你們。」說著將月瑤往旁邊一推，說了句，「躲好。」

他腰身一彎，一把細劍從後頸的衣領裡滑了出來。

山匪們沒想到他的身上竟然藏了武器，都是一驚，還沒回過神來，便見傅青雲迅捷的提劍攻來，長劍一掃，離得最近的山匪慘呼一聲，倒在了地上。

眾人又是一驚，才發現那山匪的咽喉被割斷了。

傅青雲出手狠辣，那脖頸處的血就跟泉湧似的，汨汨往外流。

這些山匪占山為王，平時嚇唬的都是普通人，真正遇見有錢有勢的，身邊都帶有護衛，一些路過的商隊也會雇傭武夫結伴而行，類似這種的，他們也怕惹麻煩，通常象徵性的收點過路費就算了。

所以這還是他們第一次遇見傅青雲這樣狠的人，一時間都懵了。

趁著眾人愣神之際，傅青雲一個轉身，又是一刺。

一個山匪捂著心口，緩緩倒了下來。

眾人見他招招斃命，明顯不是善類，又是一陣心驚，但做山匪的哪個沒有見過血？

震驚過後很快就冷靜下來，一個個手持武器，迅速攻了過來。

傅青雲不懼，他是在屍山血海裡闖蕩過無數次的人，幾個山匪本就不放在眼裡，只是不想節外生枝驚到月瑤，卻沒想到這些匪徒太過貪得無厭。

這些人留著也是禍害百姓，不如殺了，為民除害。

他迅速掃了眼剩下的四人，發現其中一個中年山匪下盤虛浮，實力最弱，便決定先解決對方。

他長劍一揮，將快要近身的另外三個山匪逼退幾分，而後趁這間隙迅速攻向中年山匪。

中年山匪一驚，立刻揮刀自衛，誰知傅青雲只是虛招，他身子一矮，一劍刺向中年山匪的小腹，等到對方反應過來，已經來不及了。

解決了中年山匪，傅青雲旋即轉身應付其他三人。

他知道這山上還有很多別的主匪，必須速戰速決，否則等他們發現不對勁，傾巢而出地趕過來幫忙那就走不了了。

於是傅青雲故意賣了個破綻，引得他們同時攻擊，等三人快要近身，再來一招「橫掃千軍」，長劍同時劃傷了三人的小腿。

腿部一受傷，三個人的動作立刻遲緩了下來。

傅青雲不作半分停留，長劍連刺，一下子又解決了兩個人。

還剩下最後一個山匪，他發現短短一瞬間，幾個同伴竟然全部被殺死，終於意識到自己遇見了勁敵。

為了活命，他忽然放下大刀，跪地哀求，「好漢饒命，好漢饒命啊！您的錢和馬車，我都不要了。」說著從懷裡掏出一個錢袋，雙手奉上，「這些都是我的積蓄，您請收下，求好漢饒小的一命，小的以後定當金盆洗手，改邪歸正。」

傅青雲卻冷冷的說：「晚了，我給過你們機會，是你們敬酒不吃吃罰酒。」說著揮劍直接解決了最後一個山匪。

之後，他撿起地上的錢袋，想了想，又在其他山匪的身上摸了摸，將他們身上的銀子全都搜刮了個乾淨。

他掂了掂幾個錢袋和散銀，估摸著有百來兩，十分滿意。

這下盤纏不用愁了，節省點，還能給父母兄嫂們買些禮物。

這地方不能久留，傅青雲收好錢便立刻招呼月瑤上車，卻發現她怯怯的縮在路邊上，一臉驚恐的看著他。

傅青雲這才發現自己滿身都是血，剛剛又一口氣殺了那麼多人，樣子確實駭人。可若不殺光這些山匪，他們會回去報信，到時候追上來，危險的就是他們。

歎息一聲，他對月瑤說：「還愣著做什麼？動作快一點。」

月瑤回過神來，忙「哎」了一聲，腳步虛軟的跑近，發現傅青雲左肩處的衣服被劃破，裡面皮肉翻飛，忍不住驚呼出聲，「你受傷了！」

傅青雲扭頭看了一眼，不以為意的說：「只是小傷，不礙事。」說著又道：「今晚我們要連夜趕路，防止山匪發現同伴被殺後追過來。」

因為山匪作亂，旋風寨周圍十分荒涼，鮮少有人家，車子行駛了兩三個時辰才漸漸有些人氣。

此時夜已經很深，偏偏天又陰了下來，淅淅瀝瀝的下起了小雨。

雨一落，溫度也降了下來。

月瑤掀開簾子，對傅青雲道：「走了這麼遠，山匪應該不會追過來了，不如找個地方先躲躲雨吧。」

傅青雲沉吟一番，點頭說：「前面應該有集鎮，看看有沒有客店。」

誰知天黑路生，走了一段後一直沒看見集鎮，雨卻越下越大了。

傅青雲不得不停下來，找了個土地廟暫且躲避。

此時他身上的血衣已經完全濕透，肩膀上的傷口也被雨水淋得有些發白。

月瑤因為坐在車裡，身上倒是乾乾淨淨，只是體質偏寒，有些受不得冷。

土地廟不大，但好在很乾淨，估計居住在附近的村民有定期打掃。

供臺上有蠟燭，傅青雲拿出火摺子點燃，對著土地公和土地婆的畫像拜了拜，而後對月瑤說：「妳在這裡等我，我去附近找點乾柴來生火。」

月瑤十分害怕土地公和土地婆的畫像，總覺得詭異森然，尤其那畫像的眼睛，看得人心裡發慌，立刻說：「我跟你一塊去。」

傅青雲拒絕，「外面雨大，待在這裡別亂走。」說著不等月瑤答應，人已衝進雨幕。

月瑤一急，叫了聲，「傅青雲！」說著想要追過去，可一看雨勢，又忍不住遲疑。

這麼一耽擱，傅青雲已走遠，消失在雨夜裡。

一時間，月瑤追也不是，不追也不是，只焦急的站在門口張望。

這時候一陣夜風吹過，供臺上的燭火搖曳，映得地上的影子張牙舞爪地撕扯不停。

月瑤頓時呼吸一窒，害怕得一動也不敢動。

偏偏這時，耳邊又傳開一陣「咕咕咕」的叫聲，也不知是什麼動物發出來的。

這聲音在空寂的夜色中傳開，彷彿擴大數倍，顯得十分詭異，一聲聲直往人的心裡鑽。

月瑤頭皮發麻，更加害怕了。

她哆哆嗦嗦的站在土地廟門口，盼著傅青雲能快點回來，可越是這種時候越覺得

時間漫長，好像她已經等了好久好久，卻始終不見傅青雲的身影。

月瑤忍不住擔心，傅青雲是不是出了什麼意外？又或者他嫌她麻煩，趁機一個人走了？

這樣一想，又是一陣慌亂，她才發現自從離開了皇宮，傅青雲便成了自己唯一的依靠，若是離開了他，她根本不知道該如何生存。

就在月瑤六神無主，驚慌害怕得不知該怎麼辦的時候，一個扛著柴草的高大身影自黑暗中慢慢顯現。

她頓時一喜，不顧一切的冒雨奔了過去，直接撲到傅青雲的懷裡，驚惶中帶著怨怪的說：「你怎麼才回來？」

他身子一僵，不可思議的低頭看向懷裡的她，心臟劇烈跳動。

月瑤死死抓住他的胳膊，控訴的說：「這個地方太恐怖了，陰森森的，還總有奇怪的聲音，我都快嚇死了！」

原來是因為太害怕了，傅青雲努力使心緒鎮定，這才安慰說：「今天下雨，沒有月亮，哪裡都是陰森森的。至於聲音……」他頓了頓，仔細聽了聽周圍的動靜，解釋說：「那是水鳥在叫，鄉野裡很常見，沒什麼可怕的，別自己嚇自己了。」聽到這話，月瑤害怕的情緒稍微安定了些，這才發現自己一直抓著傅青雲的胳膊，剛剛還撲到了他的懷裡……

她頓時又羞又窘迫，立刻慌亂的鬆開手，緊張的後退了幾步，目光驚慌得無處安放，看都不敢看傅青雲。

傅青雲將她的動作盡收眼底，知道女孩子臉皮薄，為免她一直尷尬，他假裝什麼事都沒有發生，淡淡的說：「快進去吧，衣服都淋濕了。」說完抱著柴草率先走向土地廟。

月瑤一見，遲疑了下，隨後跟了上去。

到了土地廟後，傅青雲將柴草堆在角落。

這些柴草是從附近農戶家的小院裡偷的，劈得好好的堆在屋簷下，沒有被雨淋濕，不過一路抱過來，還是難免沾到雨。

他將繩子解開，取出裹在木柴中央的一小捆乾草。

因為被裹在中間，這些乾草都是乾燥的，用來引火再好不過。

他抽出一把捲成草把，在燭火上點燃，再趁著火勢旺的時候往上面加新的乾草和木材。

雖然木柴都有些濕，好在濕度不是很大，在大火裡熏一下便開始正常燃燒了。

生好了火，土地廟頓時大亮，也不那麼冷了。

傅青雲將一個用來跪拜的蒲團放在火堆旁，對月瑤說：「妳坐在這裡看著火，我去打點水來。」

月瑤見他又要走，忍不住緊張，卻聽傅青雲接著說——

「池塘就在旁邊，很快就回來了。」

她想到剛剛不顧一切的跑過去抱人家，還抓著人家的胳膊不肯放，又開始羞窘，所以儘管心裡還是有些怕，也不好意思說出來，只點了點頭，輕輕的「嗯」了一

聲。

傅青雲去馬車上取了裝水的陶罐，腳步不停地趕去池塘舀水。好在池塘確實很近，不消片刻便回來了。

他又找了幾塊大石，呈三角狀放在火堆旁，再將陶罐擱在石頭上。

月瑤見他渾身徹底濕透，勸道：「你先別忙了，去把衣服換了吧，小心感染風寒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之後，傅青雲去附近的池塘洗了個澡，並把沾了血汗的衣服簡單沖洗了下，然後回馬車換了乾淨的衣服和鞋子。

等到回去土地廟，陶罐裡的水已經快要開了。

他將熱水端到了月瑤面前，「洗漱一下，今晚我們在廟裡將就一晚，天明了再趕路。」

「就在火堆旁坐一晚嗎？」月瑤掃了眼空蕩蕩的土地廟問。

傅青雲想了想說：「我再去找點乾草，打個地鋪吧。」

月瑤一聽這話，立刻說：「那你快點回來。」

傅青雲看了她一眼，「知道了。」

Crescent